



# 看上海：建筑创作的七个追求

◆ 李振宇

如果把建筑比作人,那么塑型如身材,空间如灵魂,形式材料是面容衣冠,技术是筋骨,生态为发肤,城市设计为步态,历史文脉是谈吐。

近期,建筑界奥斯卡大奖 ArchitizerA+ Awards 揭晓,中国获得 29 个大奖的好成绩。

什么是好的建筑?两千年前维特鲁威在《建筑十书》里提出了回答:实用、坚固、美观。对这个回答,到今天大家基本都是赞成的。我国现在提出的建筑发展策略是实用、经济、美观、绿色;在当今著名的建筑大奖普利茨克奖的奖牌上,镌刻着“实用、坚固、愉悦”。但到底什么是美观?什么是愉悦?对于公众来说,很难有统一的定论。对于建筑师来说,始终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:怎样才是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?建筑创作追求的方向到底是什么?

20 世纪末,德国建筑师克莱胡斯(J. P. Kleihues,1933-2004)提出了“七座高峰”之说。我赞成他的观点,在今天的建筑设计中,有塑型、空间、形式与材料、技术、生态、城市设计、历史文脉七大高峰值得我们去攀登。结合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的建筑,这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建筑创作的追求的方向,有助于我们对“美观”和“愉悦”达成一定的共识基础。

塑型就是对建筑形体的整体塑造,尺度比例和周边环境的匹配直接影响到塑型的成败。在上海,有一个这方面很好的例子,就是金茂大厦。这是美国 SOM 事务所与上海设计单位合作的设计。方案从中国宝塔中提取养分,最后凝练成一个 400 多米的纯粹完整的塔楼,收分精细,比例协调,是难得的佳作。当然后来陆家嘴三个超高层集聚在一起,多少互相有些遮挡和影响,减弱了塑型的表达效果。

空间是建筑的“之用”,通过空间的序列安排,大小对比、尺度的收放,界面的组织来实现。冯纪忠先生设计的松江方塔园,通过广场、塔院、照壁、甬道、茶室的一系列组织,形成了旷与奥、高与低、软与硬、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巧妙对答,深得传统精神,也呈现当代风格。而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,是空间非常好用的建筑,可以让人减轻飞机晚点的烦躁。

形式(这里指具体的建构形式)与材料是实现塑型与空间的手段,是建筑直接呈现美感的肌肤。多少建筑师为之寝食难安。由大舍设计事务所设计的龙美术馆(西岸),就是一个形式材料与空间结合得非常好的优秀设计,非常值得玩味。浦东三大馆(博物馆、图书馆、美术馆)正在建设中,其形式非常令人期待。

在过去的一百年里,建筑的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;有人说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最大的区别,就是机器的介入。机器不仅在建造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,而且建筑本身就带有不同的机器:空调、电梯、擦窗机、消防设备、阻尼器等等。陆家嘴的上海中心是最具有技术含量的上海超高层建筑,旋转的塑型大大减少了侧向力;九段空中庭院成为变形吸收能量和改变室内外环境的要素。可以说这是技术美学的一种展示。到今天,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扑面而来,建筑美学也在变化之中;西岸“池社”的机器人砌筑砖墙,则是数字技术、机器人建造的新作品。

近 20 年来,生态节能绿色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,建筑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节能和生态本身就是建筑美的题材。在杨浦滨江,同济原作设计团队运用了雨水湿地花园,利用回收旧金属材料改造路灯,大量采用旧木料作为城市家具,形成“惜物”“喻景”的效果,自成一派风景。

城市设计主要处理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、建筑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。在新天地,我们看到了新旧大小内外的有趣设计。这种趣味,不一定是协调,也可以是对比,是渐变,是差异。

在历史文脉这方面,上海有很多值得欣赏的案例。13 片历史风貌保护区,整体上做得很有感染力。外滩的修缮,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改造,永康路的共生,上生新所的更新,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微更新,这些都是创造建筑美的广阔天地,也成为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共同享受的城市艺术。

很多的名作,其实同时在几个向量上达到很高的水平;但我们不要苛求建筑作品在每个方向上都能登顶。如果在我们身边的建筑中,都能有创新和追求,都能找到为更多人共享的机会,那么建筑创作的价值就能体现出来了。

最后还有一个问题:建筑的美能不能移植,能不能复制呢?我认为,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宜移植,不宜复制的。在今天,“撞衫”“撞脸”可不是褒义词。建筑美是有时代性的;建筑美是带有创造性的;建筑美是在城市环境中,有“此时此地”的场景,有设计创作者“此人”独有的感悟和解答的。

(本文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、教授)

## 去新浜看儿童剧《公鸡下蛋》 一部不仅仅献给孩子的好剧

◆ 胡晓军



公鸡下蛋,不要说在生活中是不可能的,就是在儿童剧里也是不可能的。一群母鸡轮番在一只名叫“大黄”的小公鸡的窝里下蛋,企图让小公鸡的主人张奶奶信以为真,从而免其一死。时值夏令,按松江的民俗,张奶奶放出话来,要炖了“大黄”为小孙子进一下补。王羲之说“死生亦大矣”,这话不只对人,而且对鸡,对所有的生物。摊上大事的“大黄”顿时焉了,傲气傲慢、自恋自得、霸吃霸喝、欺老欺弱……平日种种恶习顿消,只得跟着一心救它的善良聪慧的小母鸡“小青”挨门求告,几经波折,终于得到众鸡的原谅和慨然相助。不过鸡们还是太天真了。主人张奶奶或许能信一时,一开始还在微信上传播了这条“奇闻”,点击率一下子压倒了同村微信网红主播,招来了后者专程前来探听真假、高价购买——顺便一提,这虽是一部儿童剧,但涉及社会生活面颇广,有微信网红,有老年生活,还有城乡差距、食品卫生、民俗民风等等,可谓丰富多彩。

松江素有海上“戏剧之乡”的美称,其中新浜的剧人剧作更是量多质优。不过提到大型原创儿童剧,《公鸡下蛋》还是松江“第一戏”。好剧多磨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该剧从前年定稿到去年立项再到今年排演,直至 8 月中旬方才首演,终于为寂寞已久的舞台、宅家已倦的孩子带来了欢笑和热闹。不,岂止孩子,还有成人,比如久违剧场的我也兴致勃勃前去新浜观赏,除了为剧中多彩的生活而会心一动,还为全剧诙谐的人物、生动的故事、多彩的音乐和趣怪的语言而莞尔一笑。

拉回头头。“鸡把戏”很快被张奶奶活捉并戳穿。不过,主人为“小青”的善良、“大黄”的可爱以及众鸡的团结互助而感动,改变了主意,收回了成命。“大黄”经此大难,洗心革面,痛改前非,成了一只谦虚随和、乐于助人、乐于助鸡的好鸡。《公鸡下蛋》的创作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,编剧俞月娥说,这些年来孩子

们普遍养尊处优,小王子、小公主个体的傲气不断累积、增长、泛化,已成为普遍的戾气,到了令人讨厌、排斥甚至害怕的程度。我同意编剧所说的这种“低龄戾气”已成为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,不可不察,必须在家庭内外子以及时、合理、含蓄的引导。对于如何收束“低龄戾气”,我主张采用各类经典和原创的文艺作品,显示生命的可贵和生存的严酷,暗示傲气的可憎和戾气的可怕,宣示谦逊的重要和团结的必要,让孩子们本有的真心、善心、爱心获得滋润的养分和开放的时空,从而变得更加开朗、大度和亲切。《公鸡下蛋》达到了“寓教于乐”的目的——鸡们个性鲜明,形象可爱,语言诙谐,音乐动听,鸡的个体间、人与鸡之间的关系,处理得令人清心、舒心而又会心。

在我的印象中,“骄傲公鸡”的形象及其“得到教训”的故事在童话作品中并不少见。然而《公鸡下蛋》自有其独到之处。鸡的社会犹如人的社会,里面有老有少,有俊有丑,有恃强凌弱,有团结友爱,有明的矛盾,也有暗的情愫;于是有大度有小气,有高兴有悲伤,有自恋也有自怜。主创表面上通过演绎,批判了自命不凡、恃强凌弱的行为,歌颂了团结和睦、互帮互助的美德,一鸡有难、众鸡支援的勇气,更在底蕴上表现出了鸡族整体生存的危机处境。的确,主人张奶奶对鸡们的态度始终很好,“大黄”“小青”们都过得十分不错,然而突如其来的“危鸡”表明,优渥平静的生活是暂时的、局部的,挨刀受死的命运是永恒的、全部的。

相比之下,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似乎要比鸡族好多——没有生命危险,没有生存压力,没有任何拘束,然而绝非如此。仅以这场疫情可见,人类若是过于放纵,迟早要摊上大事情,已经摊上了大事情。因此,人类不仅应当善待包括鸡族在内的所有生命,更是必须反思和痛改自己曾经的、类似于傲气冲天的小公鸡、戾气遍地的小孩子的许多想法及做法。这便是《公鸡下蛋》蕴含的反思意味,令其思想主题高出了一般儿童剧作品。如果家长能借此之“鸡”,变为教导他们的孩子注意不骄不躁、团结和睦,逐渐养成有难同当、慷慨相助、不求回报精神之“机”,那么《公鸡下蛋》的社会效益便会得到最充分的发挥。

## 尽现抗疫白衣天使风采 《玉兰花开》以情动人

◆ 王洪

大幕徐徐拉开,一位白衣天使心急如焚地上场,神态凝重,双眉紧锁,一段紧板的唱腔,难以掩饰内心的焦虑:“黄鹤愁、悲切切、催人满怀。浦江水、救危难、逆行千里……”首位登场的是沪剧《玉兰花开》女主角申玉兰,她作为上海一家医院的护士长,此时得到上级命令,立即组织突击医疗队,刻不容缓赶赴武汉……时间就是生命,医生就是战士,她舍去一切,赶着大伙儿直奔机场,去冲锋陷阵,去抢救手足同胞的生命。

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,上海先后派出了 9 批、11 支医疗队支援武汉,其中女医护人员有 1089 名,占 66.04%,她们与武汉人民共度时艰,充分彰显了上海巾帼英雄的本色与风采。她们是白玉兰的时代象征,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。上海新东苑沪剧团创排献演的沪剧《玉兰花开》,讲述了今年冬春之际抗击新冠疫情大会战中,上海援鄂医疗队感人事迹,展现医疗队中女医护人员兢兢业业、无私奉献崇高精神,用沪剧形式,表达对巾帼英雄的深深敬意。

剧中唱腔突出歌颂了一个“爱”字,白衣战士爱国家、爱民族、爱人民,还包括她们的家人之爱、情侣之爱。演员优美的演唱,极富上海地方特色,体现了沪剧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,同时融入了其他剧种、曲种的旋律,使该剧的音乐格外动听。

上海新东苑沪剧团作为沪上一家非营利性民营剧团,近年来排练并演出了多台大戏、小戏,其中有大型原创现代沪剧《梦中家园》、经典沪剧《大雷雨》、多媒体沪剧《心有泪千行》、原创沪剧小戏《河水清清》和数台经典折子戏。2018 年被评为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创作资助项目的《啊,母亲!》已经在全市各区最基层文化中心演出 200 多场。在

这次抗击疫情之初,剧团创作排练了声援武汉、歌颂逆行者的沪剧唱段、沪语朗诵和沪剧小戏。

《玉兰花开》也是上海第一部再现援鄂医护工作者风采的原创大型沪剧,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、作家刘业雄编剧,俞洛生导演,上海沪剧院国家一级作曲汝金山作曲。剧中饰演申玉兰的沈慧琴,曾师从沪剧名家诸惠琴。上海沪剧名家、国家一级演员陈瑜、李建华、吴梅影,都在剧中出演主要角色,该团优秀青年演员顾恺继去年凭借《啊,母亲!》获“上海市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新人奖”之后,再次挑战重要角色,著名节目主持人叶惠贤也在剧中友情出演。

成立于 2015 年的新东苑沪剧团,始终追求沪剧传承传播的创新。这次献演的《玉兰花开》,剧本创作与疫情同步,编剧先后改了 12 稿。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副领队、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范小红看了《玉兰花开》后,赞扬全剧对医疗过程把握精准,感受剧组的敬业与热情。该剧为了向一线巾帼英雄们致敬,逼真还原了上海援助湖北的抗疫事迹。剧中某些场面需要戴着口罩和护目镜,话筒音质受到影响,沈慧琴团长与主创团队反复试验,最终打造了一款网制的舞台专用版口罩,外观看起来与一般口罩无异,但声音的穿透性更佳。剧中的医务人员更换服装也是难点,平时后台换装几十秒就要完成,但防护服穿戴要耽搁一两分钟,正是扼住表演中的这些细节,折射了作品的品质和“最美逆行者”的感人之处,真实展现医务工作者在疾病肆虐的危急关头,义无反顾不离不弃,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,为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,冲锋在抗疫一线。用沈慧琴的话来诠释,以情动人,是沪剧艺术的最高境界,《玉兰花开》就是要努力实现这个愿望。